心灵的自我救赎与回家的路

——电视剧《回家的路有多远》观后

□周宗雄

由习辛执导的在铜陵市全景拍摄的大型都市情感剧《回家的路有多远》在央视八套热播后，观众反响强烈，纷纷议论这是一部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散发着正能量的优秀作品。

《回家的路有多远》以故事主人公唐亚莉心灵自我救赎为主线，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地展示了都市底层民众生活的场景，颂扬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传递了亲情、友情、孝悌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向都市社会彰显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应该说，唐亚莉是一个善良、本真的女人。但因涉嫌非法传销被警方逮捕，锒铛入狱，并被认定为传销组织的骨干人员，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毕竟，唐亚莉是被裹挟进入传销组织的。她不知道传销给社会给他人带来的危害，还把周围的一百多人引上了传销的邪路。唐亚莉属于在急于致富的思想指导下，不知不觉中上了搞传销人的圈套，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然而，法不容情。唐亚莉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回家的路有多远》通过讲述唐亚莉在家人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弥补过错，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

长期以来，受一夜暴富思想的影响，穷怕了的人们受到社会上各种思想的蛊惑，纷纷走上了传销之路。他们把传销作为一条致富的“捷径”，做着大家共同致富的美梦，并没有意识到传销和变相传销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性，以及对商业诚信体系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的巨大破坏。

身陷囹圄的唐亚莉，在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特别是听到自己推销的毒奶粉使吴若曦与王善秋的儿子悠悠变成了脑瘫儿，而吴若曦与王善秋因此离婚的消息时，唐亚莉才如梦初醒：由于自己的过错，造成了王善秋一家的悲剧；同时，给家庭、给亲人和朋友带来经济上、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唐亚莉感到传销对国对民造成的巨大危害，是社会的毒瘤。

其实，唐亚莉搞传销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夫离子散；父亲撒手人寰，母亲也被送到养老院；女儿小小的不理解；就连哥哥也把她拒之门外……唐亚莉失去了家园、亲情、友情，她悲伤至极。

在狱中，唐亚莉思前想后，她无法走出道德情感的泥泞困境，良心上的自责不能自己。她回忆起入狱前一家的甜蜜时光，却被自己无情地断送，忍不住泪水涟涟，她狠心咬破了自己的手腕，企图自杀，以死谢罪。当唐亚莉被抢救过来后得知，是监狱长为她献血，救了她的一命。唐亚莉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在心灵深处忏悔着自己错误的同时，告诫自己不能这样消极地对待生活，而是要挺起胸膛，用实际行动赎罪，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

《回家的路有多远》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以平民化的视角再现当下社会的境况。从唐亚莉到牛胜；从吴若曦到王善秋；从秦建东到小小……这些普通人的命运、感情纠葛互相交织，盘根错节，编导们巧妙地将他们串联起来，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回家的路有多远》中刻画的底层生活的民众，虽然在利益面前有所争斗，但他们心灵的深处，依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牛胜在营销中心当保安，一个客户放在车上的两万元丢了，客户无端地找牛胜赔还要打他，假释在外的唐亚莉发现那个客户老羞成怒，拿刀要杀牛胜的危急状况时，果断地拿起棍子打晕了客人，避免了一场血案的发生。警察在调查这起案件中告诉唐亚莉，目前她还在假释期，如果是参与这起斗殴事件，必然要加重处罚。唯一的办法是，让知情人王善秋出具证据，证明唐亚莉不是参与打架斗殴，而是见义勇为。王善秋的儿子被唐亚莉出售的毒奶粉害成了脑残，唐亚莉担心王善秋不会说真话，但她又不得不面对王善秋。王善秋出人意料地说，在大是大非面前，自己对事不对人。这个曾经说过自己永远不会原谅唐亚莉的王善秋，悄悄地帮助唐亚莉开具证明，还原了事件的真相，最终警方给唐亚莉伤人的定性是见义勇为，并取消假释，提前释放了唐亚莉。通过这个故事，醒目地衬托出王善秋灵魂深处的挣扎以及人性的善良。

电视剧《回家的路有多远》人文情怀浓郁，亲情、友情互相交织，将主人公的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由唐亚莉一直照顾的张梦菊老师去世了，张老师为唐亚莉留下一笔钱。唐亚莉在困境中，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她没有把钱据为己有，毅然决然地把张老师留下的钱捐给了贫困学生。当吴若曦带着律师到监狱找唐亚莉索赔时，唐亚莉果断地将超市转给吴若曦。唐亚莉的这些做法，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赔赎，倒不如说是心灵上的赔赎。这种人文情怀，既深植于时代和现实的土壤，又超越功利性的拘囿。在具体而真实的情境中，以善和真为基础，构筑平等交流的关系网络，波涛回旋的故事进展和场景画面起伏跌宕，悬念迭出，使我们感到许多人物和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耐人寻味，令人沉浸其中。

《回家的路有多远》以内在的力量唤醒外部世界，编导们关注现实、理解现实、介入现实的精神通道，是从自己的内心抵达别人的内心的。通过众多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动态地再现了当前社会的现实，既表现出各自的视野智慧，也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志向，诸多细节被演绎得生动形象，使整部电视剧大开大合，疏密有致，回旋曲折，引人入胜。

电视剧《回家的路有多远》不仅写出了人情世态之歧，悲欢离合之致，而且超越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陈陈相因的创作模式，在呈现摹写人情世态的同时，更将人物命运融汇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社会变革之中。

不可否认，唐亚莉的六年牢狱之灾，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使我们认识到命运有其复杂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既与世风世情和人性、人的关系有关，也与时代嬗变密不可分。

在风格上，《回家的路有多远》坚持再现底层民众的生活，展开了一幅真实的都市生活的摹写，以较低的姿态，塑造了一批清新的角色。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唐亚莉虽然遭受命运的挫折和磨难，依然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感恩之心、温柔之心。她的情绪随着剧中人物的欣喜而欣喜，忧伤而忧伤。性格耿直憨厚的牛胜最初被唐亚莉收留帮工当上了自家超市的保安，牛胜面对街坊大爷的无理取闹据理力争，竭尽全力捍卫唐亚莉和超市的利益；当唐亚莉和狱中的姐妹出狱，牛胜不但尽力为她们寻找住处，又竭心为她们落实工作。牛胜的憨态与正直令唐亚莉感动不已，而他的善良和仗义也触动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对剧中人物的处理上，《回家的路有多远》通过裁剪、组装人物的日常生活，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实现对一个个活灵活现人物的深邃挖掘和生动刻画。通过演员们的细腻表演，这些有性情、有性格的人物通过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语言，将时代的世风世情演绎得风生水起、活色生香。他们的鲜活、生动以及令人无奈的形象，独特的个性，让人过目不忘。特别是闫学晶的独到表演，把一个善良的遭受多重磨难的都市女性情感的演绎，一步一步地递进，由初始的被动、妥协，到与命运勇敢的抗争描写得淋漓尽致，使观众和角色之间没有距离感。这就充分说明了只有以在场者的身份，与生活保持同步性和同幅度，才能在精神和格局上实现“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回家的路有多远》着力表现人性的真善美，对剧中人物性格的正负面予以镜现，留给观众自己去思索、判断。通过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各色人等在生活面前立了起来。这种努力，体现了都市电视剧的一个努力方向，即作者在观察，在记录，但绝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回乡者，而是在场者，都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电视剧《回家的路有多远》的成功，我以为还在于演员的个性化表演。闫学晶的倾情表演，有力地增强了该剧剧情的生动性、故事的时代性、人物的形象性。她以自己纯熟的演技演绎了“最美狱姐”的形象。她塑造的唐亚莉从入狱的那天起，就背负着赎罪的重轭，即使刑满释放后，仍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回家”之路的折磨。由唐亚莉造成的家庭伦理秩序的调整所牵涉道德问题是复杂的，其中既有道德范畴的，也有情感范畴的。如何处理面对的各种不理解，做到不滥情、矫情、苦情，其实这也是对一个演员演技的考验。李嘉明出演牛胜这个角色可以说非常成功。他把自己在生活中的很多感悟，还原在角色身上，并进行了很好的阐释，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家的路有多远》，我以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距离。“回家的路有多远”？它像空谷回音，是对每一个人心灵上的叩问，答案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心中有理想信念，胸中有爱心、亲情，你迟早会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心中缺少理想信念，缺少爱心、亲情，回家的路就无比漫长，灵魂就会流浪，甚至找不到北。

通过《回家的路有多远》，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影视创作的基础，是创作者的“初心”。我们说，思想是影视作品的内核和灵魂。在生命尊严面前，外在的功名和现实利益就像是泥塑外部的油彩，很快就会褪色、剥落。成功的影视剧，不会仅仅停留于感伤和自怜，而是对外部世界怀有一种介入性关切。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沟通人心的桥梁，成为打破人与人之间隔阂、弥合彼此裂缝的黏合剂。

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艺要实现精神引领，必须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像《回家的路有多远》那样，以深具说服力、感染力的艺术创造力激活人们心中的真善美。使观众在观看中感悟某种内在意义，达成人与人的精神沟通，达到心灵和谐之境和心情愉悦之态。不断激发人们向善向上、追求崇高理想，让理想信念的灯塔，永远照亮前方的道路。

李白在五松山

□吴 笛

诗仙李白一生，四游铜陵，阅见人间山色的李白唯铜陵五松山是他的“醉”，他的“惭”，他的痛。

翻阅《李太白全集》，涉及歌咏铜陵山水人事的诗歌至少有13首，萦绕五松山的诗题与诗句的不下10余篇。李白一生命名了两座山，一为九华山，那还是在江上遥望的想象。一为五松山，那可是“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实地采访加灵感火花而创设的美名。

742年的秋天，年过40还无一官半职的中年李白，心情抑郁，“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正彷徨在南陵（今铜陵属地）的山野家中。那一天云开日出，喜从天降。李白做梦般的得到了朝廷的调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狂喜的李白竟跟日后特喜的五松山擦肩而过。人，即便是天纵英才的大诗人，是否也只有在重大的挫折后才有深刻的自我反省？也只有在对俗世权力彻底的淡漠后，才有对自然山水的亲切审美？

744年，在朝廷“软埋”二年的李白，被唐玄宗“赐金还山”。人都说时间是疗治失恋的良药，而失去仕途的痛苦也只有友情、山水、美酒方可解得李白的“万古愁”了。长江以北浪迹了10年，李白好似一朝梦醒，突然想到了江南曾经的那个家，那块福地——得以从一介布衣迈向中央朝廷的铜陵。

754年，又是一个美好的秋天，李白第二次来到铜陵，在南陵常赞府常建的陪同下，蓦然发现了铜陵江畔一一座美不胜收的山。“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萧飒鸣洞壑，经年风雨秋。响入百泉去，听如三峡流……”。这对54岁的李白来说，可是一次视觉与心灵的的盛宴，是诗仙与大自然的又一次艳遇！对铜陵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李白如获至宝，如添小儿，他要给这座山一个洗礼，一个美妙的命名。哦，五松山从此名显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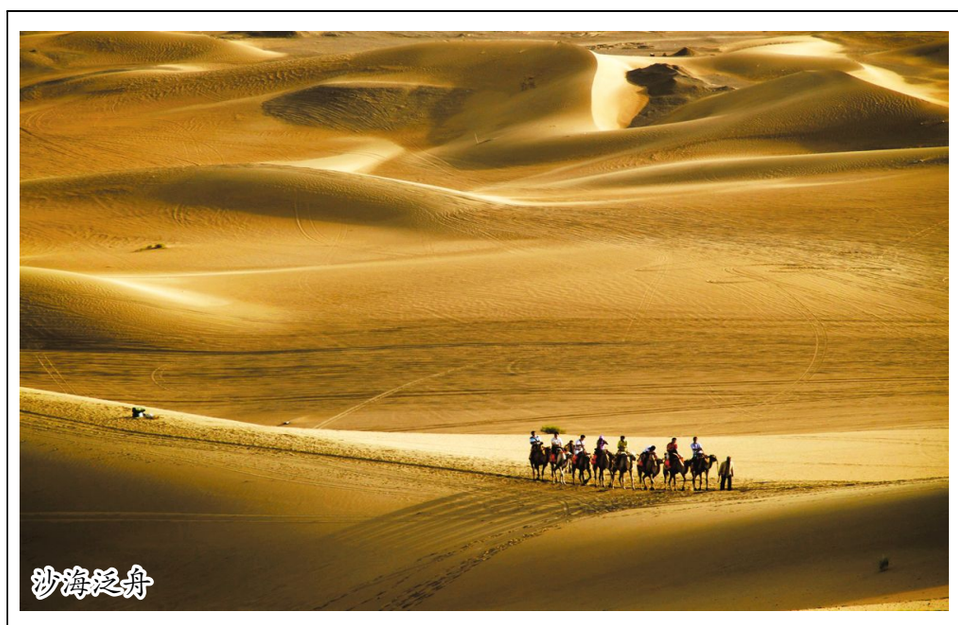
755年的夏天，李白仿佛新婚后的小男人，远在外地的他总难忘却去年铜陵的“艳遇”，那是与五松山一次太短暂的邂逅了。接奈不住思念的李白又急匆匆第三次来到了铜陵。五松山的神韵让李白真的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整日山中置酒放歌，游赏玩乐，那种只有真爱才有的大白话脱口而出：“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也许真爱时的大白话才是最美的诗，这首《铜官山醉后绝句》真的是已55岁的诗仙李白，在五松山载歌载舞，乐之陶之的可掬醉态的记录。也因李白的一番醉言醉语，五松山有福了，五松山发光了。

761年秋天，寒意愈来愈深的秋天，已过花甲之年，刚从流放地被大赦而辗转到达铜陵的李白——为什么到铜陵呢？竟然又要到五松山？这可不是“对酒狂歌”“飞扬跋扈”的青壮年时的李白了，已是一个岂止人老眼花，气虚血亏的落魄文人，而是“罪人”、“犯人”啦！五松山依然敞开温暖的怀抱，热情地接纳了这位报国无门，爱国跟错了人的天才诗人。“安史之乱”后的江南铜陵，也是苦难深重，民不聊生啊。穷困潦倒，穷途末路的李白，被五松山下荀媪——荀大娘接到家里住下。那夜“我宿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李白一生写过这样的诗吗？有过这样的“惭”吗？那一夜，李白没有睡，李白肯定流了很多泪，因为李白把五松山当做自己的家——“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五松山便是一座温暖的山。一座令“游子”惭愧的山，一座令人永远向往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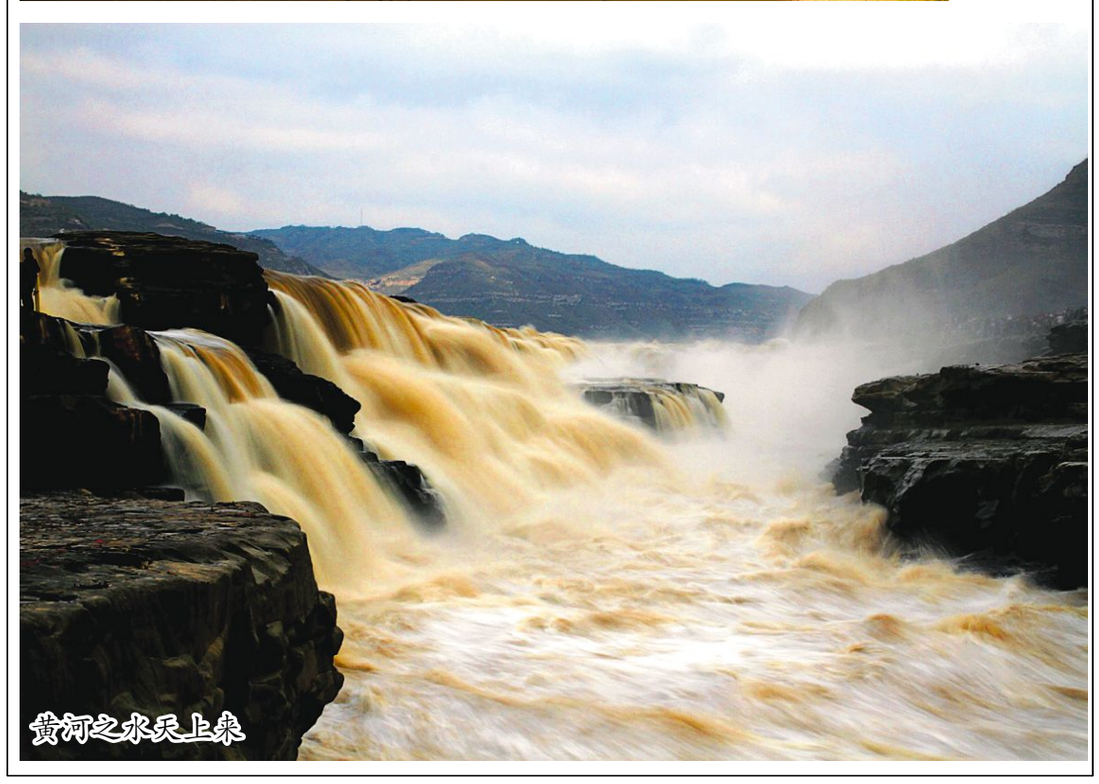
也就在这一年的深冬，李白吃过了铜陵荀大妈自己舍不得尝一口的雕胡饭，前往当涂贫病交加而逝世了。肉体消亡，魂魄却化为诗歌天国上一颗璀璨的太白金星。光年之外，想必李太白在遥远的天国还关注着人间小小的五松山，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李白以一座铜雕塑的形象又来到了五松山，这回我想李白一定呆傻了，疼痛了。不是时隔千年，沧海桑田，五松山早被开发，绝美的自然风光已烟消云散，而是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代断断续续，高高低低的五松山上的五松精舍、太白祠堂，太白书堂，太白楼这些历朝历代铜陵人热爱怀念李白的物证都已荡然无存了，更为可怕的是五松山麓的荀媪的许多后人已不晓得这一段文化盛事了，迷失了这一幕幕瑰丽乡愁乡恋的记忆了，不知道李白热爱歌唱着的五松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宝山了。

就在铜陵的左邻右舍，李白当年走过唱过的地方，李白的哪一行行足迹和一首首诗歌都化成了物质和精神的瑰宝。李白在池州的秋浦河留诗17首，秋浦河而今因此成为了声闻天下的河，成了新时代“流金泛银”的河。李白履足吟哦过的采石矶马鞍山，竟然有了李白醉酒跳江，骑鲸捉月而去的种种神话，竟然有一代又一代络绎不绝的人们膜拜的李白“衣冠冢”、“太白楼”。钢城马鞍山竟然被镀成了一座金光闪闪的诗城，一年一度竟荟萃了黑眼睛，蓝眼睛闪亮的世界诗歌节！

哦，五松山，我们再也看不见的五松山，再也想不起来的五松山，请让一个乡土诗人21世纪最后一次为你疼痛，为你流泪吧？



沙海泛舟



黄河之水天上来

铜官山

白英 摄

清圆

□董改正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王观堂先生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先生《人间词话》多“清圆”之语，如“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滚滚珠圆，可谓得词之神理者。凡得神兼理的，必纯净纯粹，而不以琐屑剖析示人，必写意，意只可“会”。

朝曦初照，昨夜落在荷叶上的雨悄然干了。平静的水面上，铺着一张张清绝圆荷。清风来，碎了水镜，荷叶蹑足踮脚，轻轻抬足，举起她的裙。一一风荷举，千古一句。

“清圆”这里指的似乎是水面，也可是荷叶，而在我的心里，另有一种指代，那就是荷叶上的水珠。世上还有另外一个词，可以简单纯粹的绘出它的“神理”吗？没有了。最好的只有一个，就像《人间词话》，就像王国维，就像一一风荷举。

必须亲临，最好是在黄昏薄暮夕照斜来时，或是夏日清晨曦光初现时，并非如日中天时的光线最好，看清或审美，一定要在“清寂之境”中。蛙鼓虫鸣中，青荷铺澡水，荷面上脉络矜持，几滴水珠轻着其上，碧荷白珠，盈盈滚转，欲合还分。若有微风起，湖面皱，粼粼波推，荷微晃，珠不定，已然滚到叶缘，就要坠入池中，忽而定住，白珠分而散之，忽忽纷纷四去，已而再合，绿盘面上一清圆。

泠泠可喜。

清圆自在，自在来自内心。自然中多自在之物，人世间少自在之人，是以发现“清圆”者少。而绘之以画，谱之以曲，形成以文，摄之为像，多能动人，可知人心里自有荷塘，需要的是被照亮。每个个体都是有希望的。一个人要想照亮自己，进而照亮别人，一定要有安静的时候，人不能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静而能沉淀澄清。生命百年，生活万象，去芜存菁需要取舍，方可成一粒“清圆”。这样的人，或许终以悲剧，但定有一面青荷载之承之，旋止旋转，令人相惜。

观堂先生是一粒清圆。帝师、甲骨文开疆拓土之学者、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诗人、学者等等，他有太多的光环，而灭掉幻象凝成清圆，只在赤子之心士子情怀。1927年6月2日，先生遽然赴死，人或臆测纷然，而寅恪先生独有殊解：“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概括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惺惺相惜，1969年，陈先生亦死于是。

人生皆有三千弱水，凝为清圆也难，因为“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或者于寅恪先生概括之外，另加“超越自己”。因为难，所以人类的湖面上，青荷圆圆上，清圆也少。尽一生而成清圆也难，但可以做一个心有静湖，可观清圆的人，也是保有自我的修行。

荷可谓脱俗的了，然人人都去看，也就热闹了。起点早，或耐点性子，去看看清圆吧！佛曰“戒、定、慧”。一瓣青圆上，粒粒清圆，颇有禅意，亦有诗心。

艾草、粽子、雄黄酒

□臧玉华

我扛了两把艾回家，一把斜倚在家门口，一把插在阳台上。

端午插艾，是为了应景，一个楼道里，家家门前都有一两把苍绿色的艾，总不能说就吃了几个粽子，插艾是一种仪式感。艾草其实连蚊虫也不能驱逐，何况鬼怪。驱凶辟邪，是矇昧年代无望的人们寄予艾草菖蒲的厚望，是传承至今的节日文化。

菖蒲也是如此，原因是形似利剑，象形取意了。至于雄黄酒，记忆里，最深的大概是白娘子现原形了。一杯酒何以那么大功力，让一个美满家庭天翻地覆？是神话传说需要这么一个载体，既能克邪降魔，又要拆散姻缘。雄黄酒，顾名思义，是雄黄泡在酒里，雄黄又是啥东东呢？一种解毒杀虫的中药材而已。《白蛇传》的传说深入人心，雄黄酒扎根于记忆中，关乎巫术，年幼无知时，认定它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被人用雄黄酒画过“王”字。

我小时候那会儿，信鬼神的人很多，比如小孩发高烧不求助医院，却三更半夜喊魂；男人夜不归宿，女人就在门楣上挂一面小镜子，照出妖孽小三。某个暮春的夜晚，我在月色笼罩的院子里，“看见”了“异物”，当即就吓瘫了，随后嚎啕大哭，大人们一边掐我的人中，一边埋怨讲鬼故事的人。不久后的端午，我被李姨拽到她家，不由分说，用酒蘸上雄黄，在我的额头画了“王”，顺带在鼻翼两侧添了两撇胡须，活像一只被捉弄的猫。“再也没有大鬼小鬼吓唬你们了”，李姨竟手舞足蹈起来。画了“王”的我，不是神气活现的，倒是觉得自己离鬼更近了。

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我问过父亲。他不信这些，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他曾说过，认为世上有鬼，一定是心里忐忑不安的人。想想有些道理。

端午这天，艾草、雄黄酒，还有香囊、龙舟赛，等等，都是来凑热闹的，节日的来由是屈原抱石投江。那时的人们，爱惜屈原，恐及鱼虾伤害，用饭团肉团喂饱鱼虾。为了纪念屈原，就有了端午节，和端午节的粽子。

母亲不会包粽子，她说老家那里少水，大河又离得远，自然没有芦苇叶，箬叶也没见过。

经不住我的吵闹，母亲还是买了粽叶。夜晚一盏昏灯下，是搭着脑袋的母亲，还有一澡盆的粽叶，清野之气在房间里游荡，我熬不到粽子包好时，就爬到床上，那清野之气一直追到梦境，使梦也甜甜糯糯的，第二天早上，一堆冒着热气的粽子，粗粗壮壮、窝窝囊囊，剥开，它就散了架了，不像别人家的粽子小巧、紧实，蘸点白糖，一口就是半个。

现在好了，不用那么费力，到处都有粽子卖，老太太的竹篮子里是精巧的小脚粽，淘宝商城各色粽子应有尽有，最爱的还是嘉兴五芳斋的豆沙粽。

艾草、粽子、雄黄酒，在节日里思一种精神、一段文化记忆，在节日里回归传统。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122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605629133（联系人：钱莉） 广告经营许可证：铜广证第3407006号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价：全年价100.00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